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T9.299/8125(72)

學海君道部繼統類

列國繼世門一

大國篇一

魯嗣立章

列國繼世門二

大國篇二

衛嗣立章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一十七

繼統類

七十

列國繼世

敘曰昔三五之際封建列國而年祀茫昧墳典殘缺故其世系嗣襲不可得而詳也降及姬周史官謹職諸侯晉楚皆有記籍故孔子約魯史而修春秋丘明為之傳司馬遷又祖述其事列之以世家故其苗裔之似續子弟之繼及皆可得而徵矣至於以德以長之制年均義均之說或越次而承世嫡或自外而紹大宗或勤讓以興邦或承亂而續緒自魯公而下訖于六國咸有條而不紊云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嗣續條舊敘

大國篇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魯嗣立章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

考公會魯公伯禽子伯禽卒子禽立是為老公史記書法

煬公熙考公弟考公卒立弟熙是為煬公史記書法後倣此

幽公宰煬公子煬公卒幽公立

扈言曰史記世家子繼父者則書子某立弟及兄者則書立弟某其義甚精而亦有不盡然者蓋無意於立義耳

魏公幽公弟

史記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

金氏履祥曰按弒君篡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

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多夷自昭王始有以也

厲公獻公真公武公詳世系

懿公戲武公小子

史記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小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

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

必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

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

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

行不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之

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

而卒戲立是為懿公

魯君伯御懿公兄括之子

史記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
孝公稱懿公弟

史記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
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即仲山父魯懿公弟稱肅恭明
神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
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自是後
諸侯多畔王命

卮言曰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戲嗣位伯御弑之而自立宣王又
伐魯而立孝公是時爵命征伐皆出於天子也廢長立少而諸
侯多畔王命宣王不聽仲山甫之諫惜哉

惠公弗涅孝公子孝公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涅立是為惠公

隱公息姑惠公子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
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故元妃薨則以
姪姊為繼室不得稱為夫人仲子生而其手
之文理有為魯夫人之字若有天命故惠公聞而娶之生桓公已
而惠公薨隱公以手文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故立為太子帥
國人而
奉之

春秋隱公元年庚申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攝也註假攝君故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
策雖不即位然攝君行事亦朝廟告朔也

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
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
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

舊說賈服之徒以爲四公皆實卽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卽位於策以表之隱旣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旣已定之諸侯旣已正之國人旣已君之而隱終有讓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卽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修卽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顏氏說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卽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卽位則爲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卽位故史不書也膏肓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穉戾死穉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穉薨不穉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天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彼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穉公死穉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爲諸侯無攝 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天子少是以桓爲太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卽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爲夫人薨則赴于諸侯又爲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讓位賢君故爲春秋之

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于周大史克爲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頌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旣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

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程子曰隱不書卽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旣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

義各不同既不受命于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
 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
 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弒君而立宣受弒
 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
 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胡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
 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
 有所承爵位田土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
 上不稟命於天子諸侯大夫坂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
 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緹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
 正矣厄言曰左傳凡不書即位者不行即位之禮也隱公以攝
 位不書莊閔僖以繼弒不行桓宣定亦繼弒矣諱其惡自

同於嗣君而行即位之禮其論甚正而胡傳謂夫子
 削之諸儒多祖其說義似難通今詳錄之以便參考

歐陽氏曰隱公非攝也隱公之稱號無異於正君會盟征伐賞
 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
 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攝無疑
 蘇氏隱公論曰歐陽子之說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者
 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
 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
 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
 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
 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
 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

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圉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

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與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也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厄言曰攝主古禮也

後世固無其禮也宗室近親秉政擅權者未有不圖篡竊况稱攝主以行事乎母后為政事之變也呂武莽堅又非常之變也此論蓋為隱公言之耳

東萊呂氏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
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
於不書卽位始筆始削盖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卽
位或以爲攝或以爲遜或以爲不舉踐祚之禮或以爲不明嫡
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
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
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祚之禮果正嫡庶
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卽位焉是何也治綱者自在所後治源者
流非所先子受命于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于天子此天地
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
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卽位使萬世之
爲子爲臣爲諸侯者咸知身非已有爵非已有國非已有三綱
得存五品得叙皆夫子一削之力也故魯公隱公之故特萬目
之一目衆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
二公之卽位皆非受命于天子者蓋皆削之可也何爲有書有
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卽位端本正始大義旣已明矣十二
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
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茅堂胡氏曰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命於天王然後爲諸侯不
受命而立者大司馬之所治也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卽位特
別於隱莊閔僖之内外並無所承者爾非春秋與其不稟命於
王而得卽位也穎氏云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卽位仲尼修之乃

有所不書其說是也明王在上天下諸侯無不敬君父之命而立者假若有之大司馬必施九伐之法矣唐自中葉以後蕃鎮有不請命自立者遇憲宗裴度則皆討平之况先王之世邪

龜山楊氏曰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卽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卽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卽位何也穀梁曰繼弒君不書卽位正也繼弒君而行卽位是與聞乎弒也此說是已蓋寢苦枕干終身不仕而恥讐之不復者臣子之事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卽位乎此不書卽位所以爲正也然隱非繼弒君而亦不書何也以

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卽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爲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公何爲而不敢爲公也然則爲氏之禍隱實爲之也隱之不卽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勉齋黃氏曰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爲是穀梁以隱爲非左氏以隱之讓爲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爲賢公羊又創爲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

其他皆不得為嫡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為當惟穀梁之說以為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為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為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為世子乎此乃惠公歿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為得其正也若隱者義利交戰於臂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於弑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所謂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

桓公允隱公弟母曰聲子公子翬弑隱公而桓公立

春秋隱公十一年己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公子翬也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

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隱公有讓桓之志未及行羽父欲度公欲終據其位故請以殺桓之

功求為太宰隱公欲讓桓故別營他邑以終之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隱公

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齋於社圃館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

弑隱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

公羊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昌終

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其言聞乎

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

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

呂氏祖謙曰當桓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二年不惟無纖芥之

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其心迹甚明所可恨者特去位不亟故羽父明發戕殺之言而不忘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吾將授之將之一字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卽授何謂將授當營卽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問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此所以招羽父之讒起桓公之疑而迄至于殺其身也王氏曰隱公不行卽位禮不臨惠公喪不稱聲子夫人而于仲子則考其宮獻六羽焉此其處心積慮曷嘗一日不桓讓哉顧桓長矣不勝其欲速富貴之念而隱方窮兵略地不顯示以讓之之期迄十一年遲遲不斷以故傾危反覆之徒不爲隱殺桓卽爲桓殺隱而鍾巫之雞不免矣故曰需者事之賊隱公之謂也而穀梁氏謂其能輕千乘之國不亦過乎雖然使桓不弑隱隱卽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而朝桓乎抑桓奉隱於菟裘率諸廷臣而朝隱耶國無二君必亂之道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春秋桓公元年巳春王正月公卽位

杜氏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卽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

正義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

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卽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左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卽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卽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卽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卽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爲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旣實旣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桓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程傳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卽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胡傳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卽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毋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卽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讓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理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人毋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適嗣禮之所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高氏曰隱公被弑經但書薨而賊不見主名嗣君實與其故而無以爲別則後之觀者安知賊之爲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特書其自卽位者以不弑自居也

家氏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爲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卽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爲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或問桓命非受命於惠公乎曰否惠公暮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也非惠公嘗有治命也穀梁謂旣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實也隱欲讓桓所謂成父之惡也使惠確有立桓之志則隱將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

廬陵李氏曰卽位例已見元年獨陳氏曰古者君薨旣殯嗣子

卽位於柩前雖踰年桓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旣踰年而卽位改元觀天子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 惟桓文書卽位亦惟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非雖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卽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說不合然亦有見

凌氏曰桓公篡位詐言不與賊謀而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偃然行卽位之禮故春秋卽實而書

湛氏若水曰國史之法直書其卽位之月紀大事也而桓公篡弑之罪自不可掩胡氏於隱之不書曰不與其爲君於桓之書曰著其罪是前後不一使聖人之心益晦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

于越

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祊故也四月丁未盟于越結枋成也

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不對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為好會以求賂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

莊公同桓公子母曰文姜桓公卒莊公立

春秋桓公十八年丁亥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傳桓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于齊曰

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人立莊公

春秋莊公元年戊子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計註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弑母出故不忍

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啖氏曰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

劉氏曰原傳意當為無文姜至文故云爾不知夫人行不以至者皆不書也且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忘文

姜之弑其父矣何文姜又孫于齊乎按啖劉二氏俱闕左傳然傳義自正

正義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

此月宜即位而父弑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闕傳亦然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

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長何也

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

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

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

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

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繼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

矣或問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是內有所承矣不書即位何也○茅堂胡氏曰同雖冢嫡然未受命於天子桓公又薨於他國不及有付託之命也其內無所承明矣

高氏曰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弒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

所受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

廬陵李氏曰經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四公隱公之立特以非

出惠公之意與莊閔僖之繼弒者不同春秋既託始於隱以明

大法矣而莊公之事又與閔僖不同蓋閔僖之立猶念討賊故

慶父叔牙卒不得志於魯今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

命况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命於王即位而

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王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為事今

泰然居之魯不以父之無辜見殺於鄰國為念則非人子矣其

不書即位僅比於桓公特書者異耳然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

時又知莊公之無志非可與隱閔僖比也

王氏曰莊閔僖不書即位公穀以為繼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然

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偕公會檀皆在即位之年非不忍也

此說未然盟會之禮自不可廢

子般莊公庶子莊公卒子般立

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已秋七月癸未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已未子

般卒

左傳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孟任從之閔從而欲淫之孟女自秘不與相見而以

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莊公夫人哀姜無子其姊叔姜

生閔公共仲公子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三十二年七月雩

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

曰不如殺是不可鞭犖有力焉公疾問後於叔牙莊公次弟叔牙曰慶

父材莊公長弟問於季友莊公初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

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

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

一子般即位次于黨氏未至公宮止于舅氏十月已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

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受之以國政曰寡人

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有君何憂焉公曰庸

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

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

之至乎王堤而死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子其穰子般卒何君存穰世子君薨穰子

某既葬穰子踰年穰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

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張氏曰子般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
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致冢嗣之位不足
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圍人犖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子
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
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
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臯其爲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
也或問子般子赤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不覩傳文何
以知之

茅堂胡氏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殺可知下書
夫人姜氏歸於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不日
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

廬陵李氏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
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赤是也

汪氏曰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弑今以經考之莊公之薨
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即見弑則莊死
之時內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
般自卒而慶父請于齊以立閔公則慶父曷爲又弑之耶苟以
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弟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
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閔公異何耶

閔公啓方莊公子母曰叔姜公子慶父弑子般立閔公

詳前條

左傳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

時年八歲

春秋閔公元年庚申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

劉氏曰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今已三月亂已定矣必若亂不成禮何以能朝廟乎

朝廟豈非即位乎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於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家氏曰子般者莊之太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父般而見殺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扳

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爲齊甥而立之其立非正故不書卽位
張氏曰閔公以幼爲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
能仗義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爲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
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爲弑逆者所立故不
書卽位亦非所以畧齊桓也

此說
更迂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胡傳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
歸皆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
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
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
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

季子

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
慶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盖唯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爾孰能
奉之出會霸主而爲國計者必魯之世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
如衛之石碯深謀祕計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
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
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旣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
次于卽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
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
之有謀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相

死國維世 卷一
異何氏以爲季子辟內難自葬原仲時已出奔陳莊公疾而歸
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強
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間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
書歸者使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
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落姑之托故令與高
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
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
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
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
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禮霸王之器
也

僖公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曰成風閔公弑季友立僖公

春秋閔公二年辛酉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齊邾公

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八月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
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
許哭而往共仲也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
故遜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初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
在公之右聞于兩社爲公室輔云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

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胡傳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魯亂曠年無君齊桓公將使南

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

春秋僖公元年壬戌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劉氏曰非也去年八月閔公弑僖公自邾入為君矣國內已粗定不應猶

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之禮也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

啖氏曰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胡傳不書卽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子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卽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卽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卽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而後能保其國

張氏曰僖公之卽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爲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于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于羣公而桓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卽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金氏履祥曰按魯自隱公將與其弟桓而桓公弒之以立卒爲文姜所謀見弒于齊其子莊公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弒閔叔牙慶父皆不得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矣

文公與僖公子母聲姜僖公卒文公立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甲午冬十二月乙巳公薨

文公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註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釋例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

之何氏曰即位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之位也

事畢而反喪服焉

胡傳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

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心之心不可曠

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

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

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自古通葬

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

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

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

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

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奉服嗣

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

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

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

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也

勉齋黃氏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

嗣君卽繼體之位君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卽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遐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盖有未殯而踰年者矣

汪氏曰文定及九峯蔡氏皆以卽位之事冢宰攝告廟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卽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爲已私服其意盖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羣臣之禮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于先王之文苟太甲涖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踰

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躬蒞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則不待踰年而卽位矣賈誼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禮素明紀綱素定而大臣之攝卽位不致生變歟國君卽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旣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喪禮猶未盡廢也廬陵李氏曰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卽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羣臣之禮彼隱莊閔僖非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子惡文公嫡子母曰哀姜文公卒惡立

春秋傳見後

史記子惡名惡文公子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

嬴嬖生子倭倭私事襄仲公子子遂也文公卒襄仲欲立倭叔仲叔仲惠伯也

曰不可襄仲見于齊惠公而請之惠公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惡乃齊甥

齊許廢惡立宣公者以冬十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宣非嫡得國必感已也

襄仲以宣公命召叔仲入而殺之齊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

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

桓強此文叙事顯於左傳故錄

春秋文公十八年壬子春王二月公薨于臺下六月癸酉葬我君文

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以耳弒也

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胡傳諸在喪稱子繼弒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

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

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為在喪之君也凡君在

喪恒稱子未葬稱子某於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故成之為

在喪之君以弒罪罪宣公也

凌氏曰先君既葬則嗣君稱君惡不稱君者魯人諱弒君故以

未成君告書子者言猶在喪而卒也

高氏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實聞乎故所以

惡齊也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逐仲族

則行父實與謀弑惡而立宣公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遽如齊焉
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訢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請平
焉行父之罪固不待貶而魯國臣子皆不可勝誅也

家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弑矣
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姦臣之利也舍嫡立庶姦臣之利非國之
福也強家擅弑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茲妨矣史墨曰魯
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
君矣或者以行父爲社稷臣誤矣

宣公倭文公庶子母敬嬴公子遂殺惡及視立宣公

詳前條

春秋宣公元年

癸丑

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

胡傳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
其意焉而書卽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
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辭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高郵孫氏曰桓弑隱而立春秋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
宣弑子赤而立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
桓公之時王猶可望則待王之誅宣公之時王不足望故書王
以討也

此說更迂
其全不錄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斬焉在疚而自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
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仲遂弑君篡國之本

列國紀世 卷一
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弑君也蓋請昏割地魯所以自結于齊者皆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遂有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弑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篡以成其惡蓋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杜註曰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弑而立則隣國討之若與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為君諸侯既已為會則臣子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則與弑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常畏魯人討已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既與齊會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會討曹成公成公得列于會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位定也此時晉為侯伯而齊得定公位者齊是強隣既得與會即為黨援晉若伐魯齊必救之於是晉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遂定也

胡傳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無所容於天地

之間其罪母赦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此春秋所以作也

成公黑肱宣公子母曰穆姜宣公卒成公立傳無事

正義曰史記云成公宣公之子穆姜所生案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為質于楚公衡成公子也既堪為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得有成長之男是成公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

春秋宣公十八年庚午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公元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公午成公子庶子母定姒成公薨襄公立時年四歲

春秋成公十八年戊子秋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

襄公元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子野襄公子母敬歸襄公卒子野立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己未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

野卒

左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言過哀毀瘠以至于死也

胡傳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

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

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

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立也

凌氏曰按經書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赤卒與此襄公

薨而子野卒均未成君也均不書地均不書葬也子般子赤左氏既以為弑而於子野獨云毀者何居于時季氏專政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此必季氏因子野賢忌而圖之而以毀言之于朝未可知也不者何書法與般赤無異

昭公稠襄公子母齊歸子野卒季孫宿立昭公

左傳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以下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春秋昭公元年庚申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茅堂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定公宋襄公庶子昭公弟母不知誰所出昭公卒季孫意如立定公

春秋昭公三十二年辛卯冬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元年壬辰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

罪焉耳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之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

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卽位漢志以後卽位於先君卽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卽位改元自照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

君之改元此年雖定公未卽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卽晉王位而綱目遣書建武元年春正月

蘇氏曰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

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卽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

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
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
卽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
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
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
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
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
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
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定哀多
微辭而何休以爲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
爲微辭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
爲昭無止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止則不言而可知其
妄矣

廬陵李氏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
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
雖無正始而卽位皆在正月定卽位在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
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失國寶
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
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
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

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
事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
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泛政此
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
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
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
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及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虔侯
戊辰公卽位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
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卽
位不曰此何以曰錄乎內也

穀梁傳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
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
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
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
後卽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
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
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
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于厲之中
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
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
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

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

胡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卽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夫卽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于生變

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于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卽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未鑒耳

張氏曰意如親逐其君旣薨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適而立不正至于喪歸君立乃欲辯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斃魯之君臣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旣失而進退舉措尙何禮之足言哉此所謂爲未鑒者也

家氏曰定公之立不盡卽位正也今書卽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于賊特書卽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遜而去之夫然後于義爲盡今也受位于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偃然自以爲已之所當得是與墓何遠哉春秋書

卽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

廬陵李氏曰公穀所謂定君乎國然後卽位者謂諸侯五日而

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卽位也胡氏之說得其

大情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極前之定位而非告

廟臨群臣之卽位也

按昭公薨已踰年正月喪未至不行卽位之禮今喪已至而後行卽位之禮也

哀公蔣定公子母定姒定公卒哀公立

春秋定公十五年丙午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哀公元年丁未春王

正月公卽位

悼公以下九公皆子繼父位詳世系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一十七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一十八

繼統類 十八

列國繼世 二

天國篇

衛嗣立章

康伯髡

卽王孫羊父

康叔子康叔卒康伯代立

自康伯至僖侯詳世系類

武公和僖侯子僖侯四十二年僖侯卒子和立是爲武公

史記釐侯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

于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

侯羨自殺

羨音涎墓道也

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

是爲武公

邵氏寶曰觀淇澳之風抑之雅武公之德粹矣季札觀樂又盛稱至德其沒也謂之睿聖而史記乃有殺兄代立之說何其不類也

楊氏慎曰太史公作史日毛詩左傳俱未出是以附會若此

莊公楊武公子武公五十五年武公卒莊公立

桓公完莊公子母曰戴嬀莊公卒桓公立

左傳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再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桓公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患之石碛諫曰臣聞教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以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

立乃老言父母教子當教以方外之義不可入于邪僻凡驕奢淫泆皆邪道也四者之來皆由寵祿太過其心縱放以至于此定定其位也若猶未定則將緣寵祿以為階梯而作亂也憾恨矜重也言人情恃君寵祿未有不驕矜者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即降其心未有不恨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小加大以班位上下言杜預謂以小國而加兵大國非也大逆皆言莊公寵嬖之禍不止言州吁也臣行言臣行君之義也

凌氏曰石碛所云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至哉言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者則吾惑焉夫州吁恃寵好兵既已納於邪矣

碣復探其君之邪志而成之乎是何其言之自相悖也不幸莊公從若言則衛國之禍其誰階之

州吁莊公庶子弒桓公而自立

史記桓公二年州吁驕奢桓公紕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莊公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

春秋隱公四年

衛桓公二壬戌

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左傳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劉氏云非也督萬豈可云

弒而代之公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乎

程子曰自古篡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子我既明於初矣其後弒君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未可以例拘也

胡傳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不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

矣亂何由作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
 是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政主兵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
 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
 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
 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州吁殺桓公而春秋追罪莊公此義未詳
 茅堂胡氏曰春秋削州吁屬籍者宗室公族之有寵者不可與
 政當國主兵之意督萬無知亦公族大夫而絕其屬籍義與此
 同或曰必若此言春秋之法非通法矣周公康叔非懿親與政
 乎曰尊賢然後能親親也經書季子來歸不稱公子兼親賢之
 道其法可謂通矣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
 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
 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
 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
 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
 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復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

汪氏曰邶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于蔡人之下所以志文仲黨惡而忘不吾戴天之讎也朱子謂小序譏州吁勇而無禮極為淺陋今考魯衆仲不目其元兇大憝而但云阻兵安忍蓋君臣之義不明久矣春秋安得不作乎

卮言曰論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詩人以是為刺小序未盡非也而衆仲亦言其弑君之罪古人詞氣和平非如後世疾惡者耳翬黨弑君之賊隱公不能止而卒為翬所弑君弱臣強自此日甚春秋所以作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杜註州吁弑君而立米列于會敢不稱君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

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

濮者譏失賊也范氏曰譏其不即討乃令至濮

胡傳伐鄭稱人責辭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僖公以前大夫將者稱人非變文也則是指國人聽州吁

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碯而使右宰醜蒞也變文稱人春秋不書大夫殺賊非變文也則是人皆有討賊之心亦

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之義是矣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

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與衆人而以失賊罪鄰

國與賊者寡矣

前書四國同衛伐鄭自見其罪此書非罪諸侯

汪氏曰宋萬之弑宋人求賊于陳慶父之弑魯人求賊于莒皆責賂而後與今此陳人能執州吁而不匿賊取賂亦賢于後此陳莒之爲矣然陳乃衛桓之母家而陳侯亦親率兵會伐鄭欲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贖前日之過故經不書陳人執州

吁而止著衛人之殺之也杜預且謂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據成十六年傳寡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而云然也夫篡弑之賊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石碯謂王覲爲可實以元惡大憝王法所必誅而不可見王耳孰謂列於諸侯之會而可以貸其罪乎君臣之義不明已久春秋之時習爲邪說貪賂黨惡肆無忌憚是以桓弑隱則棄許由而與鄭盟越宣弑赤則獻濟西而結齊會平州傳紀其事而不知經意誅貶之所在越千百年杜預反引之以釋經天理泯滅壹至此極噫可嘆哉

宣公晉桓公弟石碯殺州吁而立之

春秋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正義曰賊討乃立自繼前君故

不待踰年也

書曰衛人立晉眾也

正義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衛人逆公子晉宜稱入善其得

眾故變文以示義也

公羊傳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碻立之石碻立之則其稱人何眾之所欲立也眾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穀梁傳衛人者眾辭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

陸氏曰晉是其名有

何惡乎

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

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程子曰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請命于天子猶受命于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胡傳人眾辭立者不

立也

諸侯之子內不

上不稟命于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

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王也

高氏曰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於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立何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當立是諸侯之子不必命于天子特以公子之親眾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矣

陳氏曰爭國不稱公子晉曷為以爭國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

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爲僂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
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誠不在立
也是故宋殤之弒也馮立閔之弒也御說立晉靈之弒也黑臀
立厲之弒也周立皆不書必若衛人既討君葬而後書立
張氏曰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艾革弊之政憤悱圖治之思而
後可以保國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踰時首擅興兵
以修怨爲事則知其無安國固本之意矣

家氏曰衛人以晉爲賢而立之而晉也志得而驕晚爲獸行新
臺之刺作焉是以春秋於其始立而去其公子以見衛亂之所
從始

李氏廉曰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晉爲國人所與子朝獨爲尹氏

所與故書法異

惠公朔宣公子母曰夷姜宣公卒惠公立

春秋桓公十二年

衛宣十年九辛巳

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十三年

衛惠公元壬午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胡氏曰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卽戎已爲失禮又
不稱子是以吉服從今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
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
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汪氏曰春秋在喪而出預會盟征伐及遣使鄰國者有十比年

衛惠會戰紀僖九年宋襄會葵丘二十五年衛成會洮二十八年陳共會温三十三年晉襄敗秦於穀宣十年齊頃使國佐聘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四年鄭悼伐許定四年陳懷會召陵侵楚是也然宋襄衛成陳共懷皆稱子則見其未易吉服其罪猶可未減此年衛惠稱爵會戰則以吉服從戎其罪益甚矣然戰紀非朔主兵故直書而惡自見晉襄敗秦則忘親背惠墨縗經而以詐取勝視朔尤甚故不稱爵而以微者紀之宋共衛葬而已越葬期齊頃鄭悼雖已葬而未踰年但直書而罪惡著矣

十六年 衛惠四 乙酉 冬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

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

子公使之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 使之出奔 不可壽

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

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

黔牟惠公奔齊 史記二公子作亂攻惠公而太子伋之弟黔牟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于

天子柰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

舍不即罪爾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名而不往也

陳氏曰衛人立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

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也

故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邠人立君而朱儒出皆書奔而已矣

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凌蔑天子周室欲討

而後得以行其志所以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必有所傳矣

汪氏曰公穀皆云衛朔獲罪于天子今考左傳衛朔之復入放

黔年于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有力焉不然二公子怨朔奚待

五年而逐之哉

廬陵李氏曰朔得罪天子之說公穀皆以為天子召而不往詳

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天子召之發小眾不能

使行朔走在岱陰齊地託疾而止不就罪也漢禮諸侯有疾自

稱負茲舍止也張氏發明之是矣但公羊文意迂晦不明有類

傳聞之辭未審然否

黔牟宣公子母曰夷姜

春秋桓公十七年

衛惠五黔牟元丙戌

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齊欲納朔魯欲平紀

莊公三年

衛惠九黔牟五庚寅

春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廬陵李氏曰考之三傳左氏則云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

休據世本史記以為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則

以為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興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與留雖未

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

而莊公新立輒興兵會仇讐抗天子納不義其罪大矣

五年

衛惠十黔牟七壬辰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

將年伐衛納朔不克今又會兵納之

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

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陳氏曰不言納者以朔入爲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

汪氏曰傳稱伐衛逆王命公穀皆云朔得罪於天子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放黔牟于周則爲

逆王命無疑矣

六年

衛惠十二年
春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春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

正矣

程子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

胡傳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

張氏曰救衛者奉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構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

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家氏曰諸侯有國雖受之于父而其父若祖實受之于王故諸

侯世子之立必命於王或無嫡嗣以庶子爲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其國朔以麀聚之孽譖殺其兄而居其位旋爲國

人所逐二傳謂朔實得罪於王以奔黔牟之立嘗請命於王而

王許之立矣今五國悖義亂常王所與則伐之王所黜則輔之
卒敗王師而納朔於衛放黔牟於周是之謂逆明王在上五國
之君皆當誅也春秋人五國而尊王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
五國無王之戮而衛朔之罪亦無所逃于斧鉞之下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故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
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
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劉氏曰王人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
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蒙惡豈春秋意哉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其言不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
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
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程子曰朔構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
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胡傳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
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
命也春秋大義在于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
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
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莊公書入內則
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
侯衎皆與其復也衎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
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穀梁曰篡辭也然春秋于諸繼世
有父命則得書即位齊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
伋壽而立朔一也陳乞之迎陽生與洩立黔牟一也春秋以陳
乞君荼而陽生書入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獨無父命乎由是
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爲重矣胡氏謹始
例說好

陳氏曰歸君未有不書復者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稱復歸
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故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已得國
而不言復如蔡侯廬陳侯吳則非奔君也朔奔君也其不言復
廢又拒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

懿公赤惠公子惠公卒懿公立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

衛惠三十
一壬子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戴公申宣公孫昭伯完子狄入衛殺懿公衛人立戴公

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
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懿公九年辛酉冬十一月狄人
伐衛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狄入
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
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二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

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史記懿公九年十二月狄入衛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翟殺懿公衛人憐之思復立前太子伋之後伋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頑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君以廬于曹是為戴公

文公燬戴公弟戴公卒文公立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詩定之方中小序曰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攘

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國人說之

春秋僖公二年

衛文公二癸亥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

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劉氏

曰邑亦謂之城穀梁國邑之別非也

胡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儋司凡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百姓悅悅則其國固

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為利于衛人甚傳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成公鄭文公子文公卒成公立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衛成公三巳丑春晉侯伐衛晉文初出公衛侯不禮故伐之

左傳晉侯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楚人救衛

夏四月衛侯出奔楚

左傳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等及楚子戰於城濮楚師敗績諸侯盟于踐土衛侯聞楚師敗懼奔出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

家氏曰晉文以私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其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國國者若異而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

汪氏曰衛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絕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其弟叔武盟于踐土而奔楚適陳以免討其位未絕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蓋晉文雖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絕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胡傳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爲君也

臨川吳氏曰子者父死子繼未逾年君之稱衛侯懼晉執辱之故身出奔而使其弟攝君以受盟亦書曰衛子是晉文怒衛侯奔楚立叔武爲君而以之代其兄見伯主以私意廢置諸侯紊王制也

劉氏曰叔武代其君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杜註元咺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

無賢文

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子乘而入公子欬犬華仲先驅叔武將泅闕廷至喜捉髮忝出前驅射而殺之成公知其無罪也枕尸于股而哭之欬犬忝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成公不信叔武之不立故先期而入國甯子先公而入欲救護其妾殺也長牂為衛守門以甯子為成公之使與之共載而入成公使欬犬華仲前驅掩甯子之未備也叔武倉皇出迎前驅探君意射殺叔武成公知其無罪使殺欬犬元咺於是奔晉想其事

胡傳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中一段即

本公羊傳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

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

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

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

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

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

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如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

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

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

汪氏曰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者七鄭忽曹襄衛衎邾益及衛

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惟衛侯鄭初歸書自楚著其懼晉之辱

不得已奔楚今始去夷而即夏也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著天

王之釋有罪也

劉氏曰如左氏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爲叔武報殺其讐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爲奔晉愬殺其弟乎假令咺誣其君訟當不勝何故衛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其嘗爲叔武殺歟大乎左氏之說非也

廬陵李氏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爲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爲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爲實錄也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餗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國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襄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故余懼其無後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

恒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恒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逐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類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胡傳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辭也爲臣執君故晉侯稱人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爲因其力也歸者易辭

臨川吳氏曰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卽別立公子瑕爲君而無所忌憚挾伯王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棊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今將之誅而已矣溫之會有天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于會晉文因元咺之訐怒衛侯而不使之與會又不以之朝天王而使元咺與之對辨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侯不勝則以爲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諸侯朝畢而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

廬陵李氏曰此歸之于京師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法不同公穀程胡之傳上見又正義曰此無義例史異辭

爾趙子曰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諸說皆異
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又就上四說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蓋
考之傳晉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
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緩辭皆合晉厲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
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辭亦合但其下文
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
移此條斷在京師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

三十年衛成五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
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
欵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衛

侯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

成公欲歸國恐元咺拒已故賂周治子適即公子瑕子儀瑕
卿母弟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周治既服卿服將入廟
受命周欵先及門而死治塵見其死而懼故辭卿不入朝受命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
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胡傳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
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衛侯之躬無乃有闕蓋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
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
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

及國經世 卷一
二十
憐於志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高氏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如文九年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七年卻錡卻犇卻至是也王氏箋義曰叔武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君而君者也今與咺同戮蓋咺嘗君之矣不可無異辭故言反而稱公子者不與咺君之也

趙氏曰瑕元咺所假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

林氏曰咺失事君之禮故以國討書有守國功故以官書公子瑕書及謂以咺故及瑕非其罪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衛侯鄭歸于衛

臨川吳氏曰已殺元咺則無人拒之又有周冶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

汪氏曰衛成貨醫納王而獲免與曹共之貨筮史而得歸曰實無以異故其歸皆書名然衛侯之忌克存殺二弟其罪又浮於曹伯故其歸不稱復也

穆公遯成公子成公卒穆公立春秋書卒葬

定公臧穆公子穆公卒定公立春秋書卒葬

獻公衍定公子定公卒獻公立

殤公剽穆公孫公子黑肩子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立之

春秋襄公十四年衛獻十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鞫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覓公使祝宗告亾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亾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

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鞫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覓公使祝宗告亾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亾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

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亾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胡傳按左氏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者蓋仲尼筆削不因魯史之文也或曰孫甯出君史策書之史也聖人曷爲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衛衎出奔而定姜曰有罪春秋端本澄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入君者

廬陵李氏曰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弑剽衎復國二十七年殺子喜鮮奔

晉又曰凡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鄭突衛朔
燕欵蔡朱莒庚輿邾益是也獨衛成公之奔楚不名者歸罪於
晉侯衛獻公之奔齊不名者歸功於弟縶也及其復國則皆書
名皆書復歸矣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

汪氏曰王氏箋義云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十
五年之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例
蓋衍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剽之篡又非可以忽黔牟例論故
衍不名程子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若依前例觀
之殊失之也正此類耳

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衍不名何耶剽以公
孫為公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
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衍不名其不
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
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于戚

左傳晉侯問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
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
曰亾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亾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晉侯悼公問衛故問逐君當討與否獻子即荀偃時剽已立故云有君重而撫

之言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也荀偃本弑君之賊故為逆賊謀而成其逐君之亂自是剽弑而衍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為之也賢如悼公竟為荀偃所誤惜哉

十六年衛獻二十春三月公會晉侯衛侯于溴梁此衛侯剽也自是凡七會諸侯

二十五年癸酉秋八月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戊申冬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

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

則吾子也掩掩其惡名也癸丑夏晉侯平使魏舒宛沒逆衛侯獻將使

殤衛與之夷儀杜註晉憫衛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秋八

月獻公入于夷儀冬十二月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

之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獻公聞甯氏父子語故使與言求復國也子鮮名鱣獻公母弟太叔

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其可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

不免矣

呂氏曰此年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之衛侯衍

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衍雖無道非臣當逐剽亦非臣下

所得立故衍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以不名突不當立者衍

當立者

陳氏曰衍列於諸侯之會十有王而後入其入也將焉名之剽

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弑其弑也又將焉名之削一而存一是

又予奪矣春秋不沒其實而正不正不與存焉

一十六年衛獻三十殤十二甲寅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復反國也敬妣子鮮之母子鮮對曰

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子鮮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

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

及國紀十一
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蓄之悼子曰吾受命
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
君淹恤在外十三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君不已
亾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亾於
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
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
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
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
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史記殤公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
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
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
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
年誅甯喜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杜註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

國納之例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

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
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縲以從
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二通內外之言以

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公羊傳此諉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
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
侯也

廬陵李氏曰衍之入夷儀與突之入櫟同甯喜之弑剽而衍復
歸與傳瑕殺鄭子而突復歸同衍之殺甯喜與突之殺傳瑕同
然甯喜之事則備書其首末而傳瑕之事並不見經以為不告
故不書者似然矣然魯鄭鄰國不應如是之忽畧也先儒曰厲
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言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然夷儀亦衛
大都且書法既同何以辨焉獨陳氏曰鄭伯雖在櫟嘗與諸侯
會于垂則君國矣是故殺忽不書殺子豐不書殺子儀不書以

三子之不書知突之已定也以剽之書弑知衍之猶未定也是
故衍再見而後名之鄭伯突入于櫟不曰鄭伯突復歸于鄭此
其書復歸何弑剽而後得國也此說雖亦未甚合姑備一說

襄公惡獻公子獻公卒襄公立

春秋書卒葬

靈公元襄公子襄公卒靈公立

左傳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

名縶

夢康叔

謂已立元

時元尚未生成子夢康叔命已立元無君

余使羈

成子之子

之孫圉與史苟相之

史朝亦夢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
烝鉏告之夢夢協

襄公四年辛酉媯始生子名之曰元

史記曰初襄公有賤妾卒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
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

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

春秋昭公七年衛襄九丙寅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襄公卒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

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

示史朝孔成子兩筮立元立縶孰吉尚庶幾也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

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

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

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

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

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周易屯元亨今所筮乃元與縶故云元亨為吉成子

疑元為年長非以名也朝言出由康叔可以當元長子義且縶跋非全人不可列于宗廟如下臨祭祀之類豈可復謂長乎繇

卦辭嗣長子也言長子當立為君自有常典非所謂建也斷同

建則當從吉而建之非長子矣屯比二卦皆有建侯之文明元

非長而宜立也太誓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徵戎商必克筮夢

相應武王且用之此見立當建立病足者宜居不能行侯則不

得安其居處此見孟不宜為侯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云各以所利

杜氏曰按衛之定嗣君也國有典故弗稽廷有元老弗詢而顧

藉口于康叔之夢比擬于武王之筮是遵何說哉且縶無良足

已不可君而襄公無他子則非元誰立又惡用是夢與筮為也

意者舍長立少見謂弗順過計者姑假之以一人心焉事寧有

之

春秋定公十四年衛靈三九乙巳秋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聩獻孟于齊過

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

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禿曰蒯瞶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
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
予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予若殺夫人將以余
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
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
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瞶之世
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
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徐氏曰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
逐之又無殺已之意太子懟而去之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
甚太子之不孝

胡氏曰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瞶
于戚則以罪蒯瞶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
也

張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叙蒯瞶事曰蒯瞶欲殺夫人子謂蒯
瞶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瞶獨得全乎彼所羞者
以夫人各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瞶聞
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斤已之淫則啼而
禿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

召宋朝內則遂公叔戌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瞶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瞶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瞶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瞶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臯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瞶欲弑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是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汪氏曰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於書世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蒯瞶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纔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瞶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

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瞶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出公輒靈公孫父莊公蒯瞶蒯瞶爲世子得罪出奔靈公卒而輒立

春秋哀公二

衛靈四十二戊申

夏四月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靈公遊于郊少子郢字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

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

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亾

人之子在乃立輒言郢之用意與諸子不同且君没時郢在左

邵寶曰郢有命于靈公何為不立也君薨于寢而嗣定焉禮也

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郢其敢從諸如其時與地郢亦從之

矣是故郢之辭禮也然則無愧李札而不見穰于君子何哉

札之賢非郢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衛政而先正名君子以

為必立郢也其何穰如之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

必至焉使太子纔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

之

公羊傳戚者何衛自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

父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

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

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胡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

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婦有奉焉

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穰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

賸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賸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爲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賸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賸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賸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尊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賸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茅堂胡氏曰或謂世子世世子也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必若此言親可殺父可忘子得國可奪而有之也人之不爲禽獸也幾希豈春秋立言垂範之意乎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重耳曰身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而穆公納之今靈公方卒而蒯賸御鞅因以爲利不太甚乎書趙鞅帥師罪鞅以大夫憂諸侯之事也書曼姑圍戚誅輒未嘗受靈公之命特國人以蒯賸不當得國以輒爲可立而立之爾安得爲受之王父而辭父命哉家氏曰爲輒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爲蒯賸者能反躬自咎以已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顧天理之正也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爲爭國之計春秋莫

適與也

劉氏曰江熙曰若靈公廢蒯瞶立輒則蒯瞶不得復稱世子稱蒯瞶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然則從王父之言穀梁傳失之其說是矣

廬陵李氏曰程子曰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之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大抵蒯瞶父子一段胡氏圍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而必誅使蒯瞶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如二劉氏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焉張氏曰蒯瞶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於定十四年

出奔宋之傳矣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瞶為無辜而被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三年

衛出公元巳酉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瞶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為無道靈公逐蒯瞶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胡氏曰蒯瞶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瞶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立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

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命爲有罪將從王父之令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朱子曰蒯瞶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瞶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令而更立君可以若輒賢而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

茅堂胡氏曰意林曰夷齊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爲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爲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爲三將軍也爲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乘君之禮我不可爲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義精矣其先國夏者誅賊子之黨也

廬陵李氏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對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于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

杜氏公穀謂輒弗受父以尊王父令也而左氏則謂夫人尊遺命立郢郢辭乃立輒夫使輒而誠受靈公命令不得納父亦宜委於所可立使不失社稷而身從父焉如程子所論乃可耳况靈公未嘗命輒而輒之立不過以國人故則宜速逆父還而奉以位如高閔氏所論此天理人倫之極至奈之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故春秋再書蒯曰世子世子正也屬詞比事則輒罪萬世不可掩矣異哉公穀之言不可以訓也

羅氏泌論曰兄弟之間天理之所在也然天下之仁義自兄弟始而不仁不義亦多自兄弟始蓋是非之相形朝夕見也有能禮遜得不爲之肅衿而屢歎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子

兄弟之間予列之詳矣二子它日義國其弟去而歸周其賢可知矣是以孔子每亟稱之凡有爲也茲未暇細姑迹子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蕢賾之弟也蕢賾既奔靈公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靈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它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亾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媿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爲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爲問夫子以爲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

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叔齊爲父之所令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爲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當時逡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俊蕢賾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嬖嬖周章固位仁人君子之忍言歟曷儒老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爲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爲惡蕢輒父子之爭蘇輒更取而著之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必有間言者豈夫子志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諸侯固數以爲譙矣是非隱奧也孰不求賜高弟

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邪且出公之欲用夫子也子路固以政之所先爲問矣子曰必正名乎何名哉直父子而已矣而君子猶以爲隱後世如公羊高者果以輒之拒命爲正謂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慕容輿輩遂至以子拒父爲可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瞽叟殺人竊負逃之則凡世間之事不暇顧矣今也爭國則父子之義篋而國不可一日立矣乃復論當立邪蕢賸欲入爲輒者擊鼓去位而惟父之從可也顧兵以拒之邪蕢賸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戚必書以罪輒也聖人豈爲輒哉奈何譟譟徒知輒知受遜于郢夫亦豈知世子之名誓之天子而蕢賸之出先君未嘗絕之邪雖然爭者怨矣而遜亦有怨乎曰怨出乎心而人之爲遜非必無心也宋宣公魯隱公與夫韋元成劉愷丁鴻鄧彪之徒其初未嘗出於矯拂勉強以沽名然其心顧不能不以是爲世間之美事也時以爲美則有時而怨矣有心者怨之府也介推子胥沒齒不釋豈君子之爲哉郢之去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或以郢遜悔而怨者惟于知其辭出於誠無怨也蕢奚不怨輒奚怨哉

五年

辛亥

晉趙鞅帥師伐衛

家氏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爲之圍戚逆也蒯賸以父伐之晉趙鞅爲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爲得也晉人倘欲修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

父矣此說近迂

諸侯無王

于贖必求之入亦非春秋所許也况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贖以爲名乎

十五年壬戌春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贖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左傳庚申十二月衛孔圉取太子蒯贖之姊生惺孔氏之豎渾良

夫長而美孔文子卒良夫通於內伯姬太子在戚孔姬使之馬太子

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

姬史記曰許以惺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

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穉姻妾以告遂入

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猥從之迫孔惺

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孔圉文子也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無與免其死罪三無所與也蒙衣服婦

人服也御御車也姻妾自謂婚姻家也介被甲也輿載也猥壯豕也載豕欲以盟也孔氏專政故劫孔惺登臺欲人之逐輒樂

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子路時爲召護駕乘車召護衛大夫駕

乘車不駕兵車也行爵食炙奉衛侯輒奔魯季子入曰太子焉用

言無拒父之意子路言太子雖殺孔惺已必繼孔惺爲難也且曰太子無勇

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言太子雖殺孔惺已必繼孔惺爲難也且曰太子無勇

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結纓而死孔惺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

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

不果故政故執政之臣即瞞成褚師比也

林氏曰蒯贖欲殺南子激於羞忿與篡弒者亦稍殊科且靈公

未有廢命輒乃其子焉得拒之如兩敵然夫子嘗曰必也正名

乎設使夫子而爲政當使輒以國讓其父而身爲太子蒯贖即

不仁既已受國於輒寧有廢之而立疾之理其事甚易而子路

以為迂所以有絕纓之難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左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北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
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寔
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盼敢告執事王使單平
公對曰盼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
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惺酒夜
半而遣之孔惺奔宋七月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
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亾君皆君之子也召
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疾太子使五人
輿瑕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太子

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國之寶器輒皆持去故瞞不得器良夫將密謀故屏執火

者而代之疾太子疾也亾君出公輒也擇其材則立之若不材則廢之而實得疾恨良夫為公謀恐其見廢故載豕為盟強使必立已并設良夫

十七年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

請使良夫良夫乘袁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劔而食太

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紫衣袒不釋劔二者偏借于君三月晉趙鞅

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

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莊公使以難太子又使椽之

志父鞅別

名難患難也椽有促逼意太子欲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師救之

乃還七月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諫曰

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

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闔門塞竇
乃自後踰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趙鞅立襄公
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莊公欲逐石圃未
及而難作石圃攻公公踰牆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
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殺之衛人復公孫
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更立公子起執般師
以歸舍諸潞十八年甲子夏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
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大叔遺

悼公黔莊公庶弟衛褚師比等作亂攻出公而立之

左傳哀公二十五年

衛出公後九年辛未

夏五月衛侯出奔宋

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名鞅而登席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
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
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亾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
公使待人紉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
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
疾之從孫甥也少蓄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
匠父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年公文
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
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

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郵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
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
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
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
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
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
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
衛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
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

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
以蠻夷伐國國幾亾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亾而有益請
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敗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

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今苟有怨
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
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

致衛國之衆而兩問以觀衆心知衆惡公而悅已乃申令開門
登陴以守嚴設備以恐公使不得入夫人期姊也太子其所生

十月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
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
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
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

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

主而國於何有上云公卒於越此追記前事也

史記出公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

敬公至元君凡十君詳世系類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遇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

死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蘇子古史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于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

欲以與禍固無足言者及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

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為耻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及壽勇於義

惜其不為吳大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

為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

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嗚呼

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

而彌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之死

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

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刺曠可也雖然孔子為政

豈將廢輒而立郢邪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曠耶蒯曠得罪於父

生不養死不喪然于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曠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于衛成其為世子也

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各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

矣

卮言曰傳繼之不正者無如衛也自入春秋州吁之弑朔之逆
元咺之訟剽之篡曠輒之爭衛之亂無寧日焉然而伋壽叔武
子南之讓又於擾攘中見之有非後世之所可及者今之所錄
非惟惡爭以賢讓也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